

# 金银滩上的“原子”课

□祁建青(土族)

“退役”后的西海镇“221厂”，一镇一厂，统称作“原子城”。也许人们下意识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地名，太过高冷玄秘，一般人联想不及。

一座以物理概念“原子”为标识的“城”，打开了它的门。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微观原子，与宏观巨量的热核武器，相关知识的打通与整合，就在这儿了。

有一张往昔军工迭代的示意图，需先行导入。大致说来，由石器转入青铜，冷兵器时代的中国，武器装备诸般制造，一向炉火纯青。到了热兵器革命后的近代，国运式微，逐渐式微，敌强我弱，多国列强肆意欺侮宰割——“兵者，国之大事”，那个落魄屈辱的年代，教训惨痛，不忍卒读。

前辈们立志改写这一切，不仅要建造自己的飞机大炮、坦克战船，而且还要有原子弹、氢弹以及火箭、卫星。积贫积弱，一无所有，要一举跻身于美、苏、英、法诸工业先进行列，这怎么可能，如何做到？多少惊险惊异，多少惊奇惊喜，原子城浮出冰山一角。

绝密级的角色身家，真容揭开面纱。第一代核武器研制基地，所有老旧设施原封不动。确实，国宝级的，“一片儿砖、一颗螺丝钉都没少”，并无夸张。

将此惊天秘密公之于世，底气格局，先声夺人。人们抱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来到，铭着心、刻着骨离开，慕名而来，不虚此行。

魔战告捷后的功臣模范们一一亮相，眉宇谈吐间，民族豪情、战士风采，轩昂笃定。拐角僻静处，复原了一些久远的插曲、小情景。彻底放松下来，舒心惬意的相逢，是时代向我们招手致意。

草原上，水草愈显丰沛肥美。万千故人退隐远方，逐年增多的是牧家的牛羊。热闹非凡的旅游季，马踏野花、风过山岗，光采的牧民唱一路牧歌，与昔日旧友策马同行。

## 二

那是建馆之初的历史。一堂精彩的“中国核武史”课，“金牌讲解员”卓玛绘声绘色，将我等彻底征服。

实物展藏目不暇接，都是珍宝，带来震撼。讲到飞机不幸坠毁，科学家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两人遗体紧抱，保住了绝密文件，我泪水夺眶而出。卓玛

水冬瓜是个小村庄。从云南楚雄牟定县城出发，沿牟元公路元谋方向行至10公里处，顺山蜿蜒的公路忽然平坦起来，一两公里的大道，以微微向下的幅度，像丝带，从水冬瓜村脚滑过。

从转过山顶大弯起，就进入了水冬瓜的诗画天地。这里有一片开阔的田野，不论是金色的油菜花、绿油油的麦苗，还是秋日沉甸甸的希望，无不让人眼前一亮。栖身于田野之畔的村庄，白墙墨瓦的几座房子，洒落在古树掩映之中，绿意蒙蒙，绯山青雾，倩影婆娑，诗意朦胧。

古树是黄连木，8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，有黄连木三四十棵，最大的树龄三四百年，身姿苍老遒劲，虬干斑驳，枝叶葱郁，春绿冬红。在水冬瓜村，黄连木是魂。

驶完平直大道，在转入另一座山之前，向左一个侧身，便进入水冬瓜的怀中。水冬瓜村有很多荣誉，“云南省文明村镇”“云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“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”，其中“中国诗歌村”的标识尤为醒目，刻在村口大石上，注视着过往的人们。

水冬瓜村的传说和村中的黄连木一样古老。相传，碑厅(水冬瓜村是碑厅村的一个自然村)等地的黑、普两姓是亲兄弟，居住在茅草冲(碑厅村的另一个自然村)的黑姓老大和普姓老二分家，所有财产平分后，母亲又生了小儿子。父母与两兄弟商量重分家产，两兄弟认为既然家产分开了，那就让老三到海子(湖)边去居住。那时水冬瓜是高山湖海，父母放不下小儿子，便带着小儿子搬到海子边，打鱼盘田生活。为了让小儿子无病无灾，便改为“非”姓。非，不也。于是非姓代代相传。

不知何时，海子中出现两条恶龙，恶龙兴风作浪，人们生活越来越苦。路过的仙人看见恶龙作乱，挥鞭斩龙，一鞭斩出龙头石、龙身石，神鞭斩龙时劈出裂谷，水随裂谷奔腾而下，水干后海子变成

似也哽咽，哦，那是她执牌讲解的第一次。后来，每当讲到1964年10月16日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，万众沸腾的场景，她说自己和参观者一样，“还会又流一次幸福泪”。

至今说不清，全基地共有藏品数量多少。事迹更待发掘，人们加紧工作，倒是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从开始就一位没少，集结号吹响在此，“有血有肉、有骨头有灵魂”。讲解员都堪称专业，而对我而言，是一次重要的启蒙。

比如核废物安全处理技术。从设计施工，到后来经过漫长的时间检验，做到了世界公认的顶尖水平。讲着讲着，一个负责的核大国身影近在眼前。听着听着，不禁赞声连连，五体投地。

一上午都身在强大的磁场之中。知识的消化、理解与吸收，快速而牢固。象征科学之美的原子结构模型，放飞了人类文明的诗与远方。原子弹的剖面图示，其构架机理，摄人心魄。

年年都来原子城，不是浏览参观，而是见识、学习和深造，积少成多，循序渐进。现场教学立竿见影，几乎每个人，在这里都萌生出这样的英雄情结：“若换作是我，也一定会这么做，不留遗憾！”一种强烈的精神共鸣，让人立即想付诸行动。

## 三

以若干个分厂构成的厂区群，空间布局甚是大气辽阔。

那些隐蔽的掩体工事，60多年前的土木作业，硕大、规整而厚重，是解放军指战员的拿手杰作。半地下、全地下的体系构筑，安放精密的五脏六腑，运行牢靠而坚实稳固。绝非基于假想，曾经的敌人不止一个。那是蓄谋已久的多次武装突袭，甚或核打击，只是没能得逞而已。

睹物思人，肃然起敬。时光与记忆磨砺擦亮，是一道道前沿火线，是不可测的雷区，是缜密的警戒哨。

每一处车间群落，都是现成的史实陈列馆。和盘托出，稍事整饬，极尽朴实。这就是一座座于无声处的体验馆，进去出来，叫人捏一把汗。

蓝天下，巨型爆轰靶墙，平地而起，高耸入云。无数次试验和记录，呼吸与脉动仿佛窒息。加厚的钢铁板壁，轰击痕迹密集，触目惊心——模拟核裂变的高温高压，令钢铁瞬间熔流。钢铁就是钢铁，铸刻下密麻层叠的文字，真正不朽且深刻。其名称很美学，曰“流体动



# 诗栖水冬瓜

□罗苑丹(彝族)

坝子，即平坦坝子，裂谷中河流流淌不息，即古岩河。恶龙伏诛，仙人回首扔下神鞭，化作红豆树在谷底河滩，苍苍古木，站成神的姿态。

水冬瓜村是彝族聚居村落，是左脚舞的发源地，人们擅长挑花刺绣、石雕工艺、民歌小调、《高山顶上茶花开》《月亮出来了》等经典民间小调代代传唱。会说话就会唱左脚调，会走路就会跳左脚舞，会拿针就会挑花刺绣，彝族歌舞乐是水冬瓜的神髓。

逢年过节或办喜事，村民们会身着艳丽的彝族服饰，弹四弦琴、跳左脚舞，表示庆贺。每年正月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，水冬瓜及周边村落的彝族同胞会相聚在这里，唱左脚调，跳左脚舞，看彝家火塘会。

从水冬瓜村走出去的非遗左脚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非明荣，将左脚调、左脚舞从水冬瓜一路唱到天安门，跳上了央视舞台，曾赴美国、欧洲巡演。他还培养

力学”试验。从一个物理方程式E=mc<sup>2</sup>的解析求证，到一枚威力无比的炸弹组装成形，中间道路艰辛漫长，我们却走得很快。

那段岁月里，险象环生如临深渊，聚精会神而心如止水。核爆成功，蘑菇云腾起，那一刻他们也瞬间爆发，狂吼狂喊，又哭又笑。那是憋闷压抑太久，等待克制太久，若是我在，也会一样。而他们却愈发成竹在胸，愈发心静如水。

“原子城”，这一冠名将永远显赫。从建设至使命完成，一座尖端的高等学府，师资雄厚，成果卓著，集理论研究与实用制造于一身，人才济济，桃李满天下。连绵不断的大草原和祁连山，昼夜陪伴的蔚蓝大湖，一切不言而喻。

## 四

得往远处说一说。70年前，新生共和国遭遇大考。临危受命、破釜沉舟，举国动员，上下一心，原子弹是被逼出来的。“我们有自己的爱因斯坦、奥本海默”，卓玛说得好，值得一辈子铭记在心。

国家将任务放到青海，百里挑一选址海北草原。乾坤扭转破天荒，因为咱这是吉祥福地“金银滩”。

大国重器，核问题是尖端的大课

题，常讲常新、愈讲愈新。研制和拥有核武器，是为了最终消灭核武器，巨大的悖论，表明科学与真理的风险与挑战，路径曲折、行进艰难。有一天，当人们能心平气和坐下来，商谈如何销毁核武器，核能转而造福世界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舟，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。

了不起的中国航船，乘风破浪，勤劳勇敢的中国人，经受了多少“大考”？答案之一就在此。中国答卷，共产党人历经百年，前赴后继写出。

2020庚子年，“两弹一星”理想信念教育学院落成金银滩。教学规模提升，课程教案展开，“出征”“会战”“攻关”“巨响”“追忆”“铭记”，一个个关键词提纲挈领、千锤百炼。翌年夏，中科院上海分院“东方红卫星模型”正式入馆。随着“一星”到位，标志性模型实物齐了。

展厅里，我竟读到了这段著名文字：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我到哪里去？”“终极之问”等待解答，探索长征，就在脚下。答案破解在于日积月累，第二个百年，我们又出发了。

入学金银滩原子城学院，学员着什么制服？是解放军军服。下课回来，65式军装穿上，草绿色、解放帽，领章帽徽三点红，军歌就扯开嗓门唱起来：“向前向前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

观，另一侧，两间亭子在绿柳中隐现，前方几间平房，是彝绣、彝弦特色展室。

这里年年举办“中秋诗会”，在两亭间的天然舞台上，古诗古韵伴着彝歌舞弦，人们身穿汉服，或穿民族服装，器乐演奏、歌舞舞蹈、诗歌吟诵轮番登场，老年人、青年人、小朋友人人读诗，身后柳条轻摆，诗意盎然。

穿过跳脚场，沿小路往上，一棵棵黄连木迎面而来，最古的一棵黄连木旁搭了看台，站在台上，仰头是黄连木撑开的巨伞，俯身可见古岩河，穿行在崇山之中，河对岸山峰耸立，森森密林，是双龙石的藏身之所。

继续往上走进村间小巷，青砖小路，土墙木窗，石脚上苔绿，似乎与村庄同龄的石磨、石杵臼、石槽随意散落，院落里探出的、路旁生长的花草带着泥土气息。

巷道中，一段倒塌得只剩半人高的土墙，墙头长满尾穗苋，植株一米多高。枝头紫红色的穗子像长须，太多太沉，压得尾穗苋低头弯腰，穗子千丝万缕地垂下来，连成一片紫。站在土墙旁，花穗在头顶，花穗在腰间，花穗在记忆深处的村子里。这种城里人称“小米菜”、嫩芽时便被端上餐桌的蔬菜，曾在农村自生自长，路边、墙缝、地埂，到处都有它的身影，背阴湿润的地方更是长得挤挤密密。若无人畜破坏，它会长成满头紫色花穗的“大树”，会在某场雨水中倒下，花穗扑倒在地，来年长出更多“小米菜”。终究是多年前的事了，这半截土墙上的尾穗苋，每一缕花穗，都缀着对故土的相思。

攥着一缕思念成诗，走进哦哦嘛(彝语大山头的意思)小院，在晃动的秋千椅上坐下，看远处小道翠竹成林，近处池塘碧柳成荫，脚旁是各色野花，身后是果蔬。世上本无事，就等着吃羊肝肥、春干巴，吃烤排骨、腊火腿吧！主人家很忙，烟火味混合着肉香，在小院里升腾。我喜欢叫这里为青山小院，在这久违的烟火中，诗在流淌、汇集、抵达。



「中国原子城」雕塑

步入超市，右前方陈列各色食品的宏大区块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眼前是月饼和点心的主场，货品琳琅满目、价廉物美、异彩纷呈。徜徉在物产铺就的海里，蓦然间，旧年的月饼香袅袅于心、丝丝缕缕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
被旧岁的月饼香牵引，我顺着光阴幽行，走过昨天，走过前天……走着走着，桂西北一个叫作古楼的小山村把我拦下。1962年的冬至日，我出生在这里，落脚在这个伸手似可摸着天的地方。

在我人生初年的20世纪60年代，岁月无诗。那些年国家积贫、人民穷困，母亲生我时，家里无钱买肉疙瘩，父亲只好去猎山鼠。母亲坐月子期间，山鼠肉汤是唯一的补品。岁月不堪，人却倔强，喝玉米粥、啃红薯、挖菜根，苦熬中，我长到了上学的年纪。读三年级时，听老师说，八月十五拜月，古人今人用的都是香甜的月饼。此前每到八月十五，我母亲都会把在自留地里收获的糯玉米从瓦缸中小碗舀出，推磨、出粉，接着和上用煮熟的黑豆捣成的豆泥，搓成拳头大的黑疙瘩，再架锅煮。蒸制好的黑疙瘩，壮话叫“睡图”。也许是黑疙瘩粗糙难看吧，月亮不搭理它，拜祭毕，那疙瘩皮都不伤，一个不少。黑疙瘩“睡图”，香，还扛饿。饥肠辘辘的我，每每贪嘴，胀了满腹的气。

自从知道世上有月饼，我就做上了吃月饼的梦。读高小时，一场火灾，把我家半边篱围的木瓦房烧个精光。灾后第三天，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政府救济的棉被、衣服和大米来慰问。支书一脚踏进乡亲们帮我家刚刚搭好的茅棚，就招党员、队干来开会，商量帮助我家建房和恢复生产生活事宜。散会时，我刚从池塘里挑回两小桶水。支书准备出门去时，变戏法般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焦黄溜圆的东西。月饼，那就是我梦中吃过的月饼！支书给的月饼放在我手上，想到母亲这两天只顾叹气落泪，几至粒米未进，我小心脏一颤，把月饼递给母亲。母亲用红肿的双眼爱怜地望着我道：“支书给你，你弟他们不在，你吃了吧！”听过母亲的话，我还是把饼掰出一半递给她，转身走出茅棚，把那口月饼给消灭了。

人生终于吃到月饼，素的，没有馅。但它记着岁月的冷暖，辗转人生，那味儿永萦于怀。

1975年，我读初二。冬季大旱，水塘全部干涸，只有离我家约三四百米远，一处壮话叫“登波”的山泉，还有一吊钟乳石，有水抽丝一般滴淌。那涓滴的水很有韧性，在钟乳石上慢慢浸渍，积凝成黄豆粒般大小后，才与乳石告别，叮的一声落下，一个钟头也蓄不来一担水。

这之前的1973年，政府发放水泥、火药等物资，让家乡人围那“登波”建“水柜”蓄水。住着近二百号人的古楼村，以前分为上下楼两个生产队，蓝姓瑶家聚居上楼，壮族陆家住下楼，后来两队并为一队。山村缺水，雨季泉水白白外流，村里人早想修水柜，苦无“银子”买建材。缺的东西，政府给解决了，家乡人立马行动，围着泉眼建了个能装近千立方米水的水柜。水柜修好后，应该是为了纪念人们团结一心建好水柜这一美事吧，有人把那一泓泉水改叫“团结泉”，还用石灰在水柜墙上写上至今清晰可见的“团结泉”三个大字。古楼人在精准脱贫攻坚时用了自来水，于今，水柜变成了游泳池，小孩去那里玩水，大人也去游泳或纳凉。

建水柜时，登波泉泉眼处的蓄水池仍留着，当人们挑干水柜里的水后，就提桶去蓄水池边排队取那种乳石滴下的水。记得那一晚，天湛蓝，星光闪烁，好一个清清爽爽的冬夜。下半夜我在迷糊中被吵醒，和同被窝睡的两弟弟一起，披着棉被把头探出窗外，只见我堂哥正和几个人推搡互骂。我堂哥嗓门大，他在骂人，是瑶家人不能接受的那些话。吵闹约持续了半个钟头，我父亲点着火把赶去，一顿好劝，几人才停了对骂，各自散去。

第二天，堂哥告诉我，上楼的人把他排队的水桶调了位置，挤到前面“偷”他的水。一桶水能算什么事？但事情却发酵闹大了，原因是我堂哥的骂，伤了瑶家人的自尊心。他们不依不饶，要我堂哥赔礼道歉。我堂哥性子粗，还木讷，大自已故，伯娘主不了事。为解瑶家人和堂哥杠上的结，我父亲细打听，知道抢堂哥水的人，是因为上楼“五保户”蓝奶奶断水了，第二天他又挑柴火去街上卖，想早点回家睡，就“越位”把水挑给蓝奶奶。凑巧，他刚挑起担子，就赶上取水的水桶碰上。人家毕竟是帮“五保户”取水，虽然坏了秩序，但也是做好事。知道了前因后果，还想到我家遭火灾时，蓝姓瑶家没准不伸手相帮；抢水事主的伯父在帮我家建房时还是“大工”，下基脚、上大梁是他扛的头。想到这些，父亲觉得惭愧，于是决定带堂哥去赔礼道歉。

不好意思去道歉，我父亲朝母亲问要她的“私藏”。母亲从衣兜里掏出用手绢包了一层又一层的大张一角钱纸币，父亲又去翻他枕头，找出皱巴巴的四角钱。凑足一块钱，父亲让我去大队代销店买月饼，指定买有肉的，买足一两。我向山下跑去，到大队代销店递上一块钱，月饼一个一角钱，刚好买到10个。从我家到大队代销店，约有5公里路程，能走汽车，是精准脱贫攻坚以后的事。那时的路，顺着大山蜿蜒，是羊肠小道，去时低头下颠跑，回时喘着粗气依仗上山。怀揣月饼，被那袅袅甜香撩拨，我愈觉饿得慌，仿佛能吞掉整个世界。几次想向怀里的月饼伸手，我二弟被母亲狠揍的场景便浮现在眼前。二弟被揍，是他偷吃了家里老母鸡下的两个蛋。母亲发现后，用藤条抽他，还让我站在一边，边抽边骂：“叫你偷，叫你偷，小时偷针，大就偷金……”母亲在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弟弟，何尝又不是在教育我？有点早熟的我，自此不敢忘了母亲说的那些话。

一路煎熬，我总算顶住了诱惑。惊喜的是，我父亲去赔礼道歉，蓝家人按风俗，退回一半礼物。揣回5个月饼，父亲让堂哥带两个回家，余下3个，母亲用刀切，匀分为6份，父母亲、奶奶和我兄弟三人人手一份。嚼着月饼，父亲又对我兄弟三叨开：“要用心读书啊，读得书，当工人或当乡干了，你们就天天有月饼吃了！”

我能够饱饱地吃上月饼，这个梦实现于1982年。那年我中专毕业，国家分配，回家过八月十五后，就去单位上班。这时农村已搞“大包干”，我家粮仓里装满了粮食。家里养了两头母猪，八月十五那天，两窝猪仔出栏，那猪花好着呢，不用赶集，都被同屯的乡亲买光了。卖了猪仔，父亲去赶街，回时拎着五六斤猪肉，还有三两月饼。那晚的月亮出奇的圆，当晚我家终于能像我小学老师说的那样，用月饼拜月亮。父亲买的月饼是肉做的馅，月亮也并没有因它如何精致而吃上半口。撒了香案，便是我们一家人大快朵颐的画面。

在旧岁的冷暖里，我还在往下行走，忽然有欢呼声入耳，有人购物中奖，获得一部彩电的奖赏。悠转醒来，我往彩电卖场走去，走到那领彩电人的身边时，旧岁的月饼香似乎仍缠绕着我，仍在我心底深埋的五味瓶里袅袅。



# 旧年袅袅月饼香

□陆云帅(壮族)